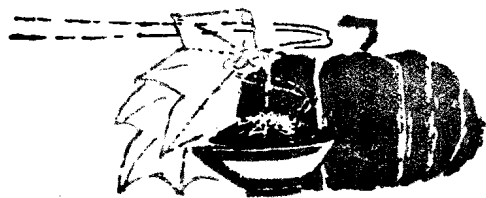


井岡山斗争故事





井冈山斗争故事

井冈山地区文教局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红旗卷起农奴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当年井冈山人民及其子弟兵，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拿起枪杆子干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政权，开创革命根据地。

这本故事集，反映的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地区火热的斗争生活片断。

故事以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笔触，刻划了红军、赤卫队、游击队、儿童团等英雄形象，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故事的语言朴实明快，可读可讲。

井冈山斗争故事 井冈山地区文教局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32¹/₃₂ 插图11幅 印张6¹/₂ 字数13万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书号：10110·27 定价：0.39元

目 次

智闯南关口·····	周丕道 罗子房 黄沐先(1)
龙门暴动·····	胡启钺(18)
金岭钢枪·····	邱恒聪(51)
龙生和虎生·····	胡启钺(71)
铁豆过节·····	刘 丹(92)
诱歼白狗记·····	许春华(106)
虎口夺盐·····	执笔者 彭新争(118)
青石冲·····	执笔者 蒋新中(139)
修械所的故事·····	刘 丹(150)
掩护·····	执笔者 蒋新中(173)
火烧茅叶岭·····	彭霖山 刘 丹(189)

智 闯 南 关 口

吉安县 周丕道 罗子房 黄沐先

一九三一年六月间，赣西南红区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赣水那边，红旗招展；白云山下，歌声如潮，呈现出一派欢欣鼓舞的动人景象。

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喘息未定，就发出十万火急命令，调遣三十万人马，亲自出马，妄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红区。我英雄的根据地军民，在党和毛委员的英明领导下，胜而不骄，同仇敌忾，人不卸甲，马不停蹄，立即全力动员，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作好充分准备：政治宣传呀，深入土地革命呀，扩红呀，生产呀……搞得热火朝天。

这天，东冈红区政府得到上级通知，说吉城地下党组织为红军反“围剿”筹集了一批食盐、药品和其他急用物资，要派人去接运回来。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独立营侦察排长胡大海，要求他尽快地把物资安全运到；具体行动方案可与

地下党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胡大海从领导同志殷切期望的眼光里，知道这个任务的重大和紧迫，马上带着战士小杨出发，连夜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大步流星地赶到吉城城里。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在县前街书画店与地下党组织的老何同志接上了关系，受到老何十分亲切的接待。大海和小杨顾不得休息，立即和老何进行研究，制定行动方案。

当时吉城去红区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敌人关卡多，物资容易暴露；发生情况，敌人机动性强，因而风险较大。一条是水路，物资用船装，容易隐藏，有船工同志掩护，回旋余地较大；沿途大关卡只有一个南关口，可以集中力量突破。昨天南关口我地下工作同志已将所需情报按时送到，对那里的敌情，尤其是对特派员史耀前和稽查营长乔卞之的底细，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并附来一张通行证。于是，大海根据老何的建议，决定走水路，并研究好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晚上，胡大海化装成富商，带着伙计小杨，随着账房先生老何来到城外一条僻静的港汊。“啪，啪，啪！”老何击掌三声。大海、小杨二人注意地观察四周，不一会儿，一只小划子就象突然从水里冒出来似的，一下子滑到了跟前，无声无息。大海暗赞了一声：“好功夫！”三人就踏上划子驶向港汊深处。约莫走了一箭之地，“嘎——”一声野鸭叫，近处芦苇丛里就窸窣作响，跟着驶出两条大木船。小划子迅速靠上去，他们就敏捷地登上大船。老何把大海和小杨向船工同志作了介绍，彼此热情地握了握手。大海用眼一瞄，船是空的，以为物资还没有装船，就问老何：“东西在哪？”老何高兴地笑了笑，轻轻地告诉他，这两条船的舱底下还有一

个夹层舱，浸在水里，物资就隐藏在里面。老何说，这是船工同志想出来的办法。大海一听，十分钦佩工人同志的革命热情和智慧。

一切就绪，大海命令开船。两条船一共八个船工，个个身强力壮，老何是地下党组织派来护送过南关口的，加上大海和小杨，足有一个班的兵力，够对付敌人的了。

一拐进大江，船工就扯满风帆，虽逆水，但顺风，船行快似飞梭。沿途夜行船只不断，都是白匪军征用的民船。押船的白狗子，不时爆发出一声声野狼似的嚎叫，十分刺耳。近处的公路上，时有汽车来往。看来，白匪军运正紧，一场对红区的新的军事进攻，已迫在眉睫。大海他们见此情状，个个热血沸腾，钢牙咬碎。敌人的疯狂，更激起他们满腔冲天怒火，一江战斗豪情……

大海挺立船头，举目观望。忽然，左前方不远的一只船上闪了三下灯光，大海命令迅速向前靠拢。不一会儿，“啪”的一声，一个纸团飞落在船头舱板上。大海一把抓住，就着老何的手电光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今晚口令：蓝箭。”在敌船上的船工同志准时把口令送到，大海心里立即踏实多了。群众的有力支持，是自己完成任务的可靠保证。

“突突突……”，一阵混浊的马达声传来，船工一听就知道是敌人的巡逻快艇，马上报告给胡大海。大海双眉一紧，命令大家各就战斗岗位，并对老何和小杨说：“按第一号方案行动，我先去对付。”老何、小杨同应了声：“好。”大海就沉着地走向船头。敌艇上射过来一道强烈的灯光，跟着一声喊叫：“什么人？口令！”“蓝箭。”大海回答。接

着，敌艇里传来了拖长的喊声：“夜晚行船，要注意红军的探子，不准怠慢！”随着喊声，敌艇“突突突”地开过去了。

夜幕渐收，东方泛白，空中浓云四布，山雾低沉。这是一个阴暗的黎明。南关口轮廓模糊地蹲在鼓岭山下，这个通向红区的重要水陆关口，白匪军视之为军运线上的咽喉。地形险要，防守严密。河两岸碉堡林立，河面上全副武装的快艇日夜巡逻。白匪军一个个如狼似虎，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不论水陆，没有特别通行证，什么人也不准通过。真是：云遮鼓岭疑无路，雾漫南关马不前。

船距南关口约二、三里，胡大海命令停止前进，把船悄悄地泊进芦苇丛里隐蔽。然后同老何、小杨步行进入南关街。胡大海长衫革履，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的文明棍在石板地上敲得的的笃笃，神态安祥潇洒，动作沉着大方。老何领着他们往接头地点走去，一转弯来到“一品香”南货店，抬头一看，楼上小窗户旁边挂出了一串干辣椒。危险信号！老何机警地带着大海和小杨径直越过“一品香”，来到三江饭店。上楼找了个雅座。一个堂倌跟着走来。老何象是不经意地卷了卷右袖子，那堂倌看见，就把手里的白布巾往左肩上一擢。暗号对过，地下工作者老曾紧步向前，边抹桌子边轻声地说：“情况有变！南昌‘剿总’昨晚急电，今天起实行特别通行证，原来的通行证一律无效。‘一品香’已引起敌人注意。”大海斩钉截铁地说：“看来敌人的进攻已经迫近，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头，闯过南关口。”老何问：“特别通行证谁掌握？”老曾答：“仍是史耀前。”胡大海

问：“史耀前住在哪里？”老曾答：“原来住在稽查营，因为跟乔卞之闹矛盾，就搬到我们这里来了。”大海说：“给他在他隔壁搞个房间。”“好。”这时楼下又上来几个生人，老曾就高声喊道：“哎——金线吊葫芦三碗，多放辣椒粉。”

史耀前是什么人？他是南昌“剿总”军需督导处的少校特派员，为人贪婪昏庸，他的靠山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官，前不久，因官场失利，丢掉了官职。史耀前倒了这个后台，也就被人挤到南关来住饭店。他知道到这种地方来干这分差事，是把脑袋提在手里过日子，所以就不择手段地搞钱，准备弃官经商。因为他大小油水都是一个人独吞，这就跟稽查营长乔卞之发生了激烈的磨擦。两只狗抢一块骨头，明争暗斗，已非一日了。

这天晚上，史耀前从本镇一家大商号赴宴回来，皮包里装着两百块沉甸甸的大洋，正在得意自己受贿后又增加了一笔横财，猛然隔壁传来阵阵敲银元的声音，他一听就全身发麻。“叮叮叮”，多么好听啊！它赛过一切美妙的音乐，使他欢畅、陶醉、昏眩，简直就象上帝嘴巴里的真经，牵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身不由己地循着这声音走到隔壁房间的门前。“笃笃笃”，刚敲到第三下，门就应声而开了。老何一见是个白匪军官，心里就猜着了八、九分，便“热情”地把 he 让了进来。史耀前跨进房门用鼠眼一瞅，见桌子上纸包着的一筒一筒的银元放得到处都是，马上两眼发直，嘴角流涎。胡大海迅速地把钱装进箱子，迎上前去，不亢不卑地招呼道：“长官，请坐。”史耀前刚要答话，老曾就端着酒菜进来了，他一面摆桌子，一面对史耀前说：“史特派员今

天回来得早呀。”大海会意，连忙接上去：“哦，史特派员，来来来，这里坐！”就不容分说地把史耀前按在座位上，和老何交递“敬”起酒来。史耀前本来就有六、七分酒意，经这一灌，舌头就更短了。他口里象含了个萝卜，含糊不清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老何回答说：“长官，我们东家是做生意的。”史耀前一听做生意的，正合自己的需要，就想交结交结，忙说：“做生意的好哇，赚大钱。”胡大海又象承奉又象挖苦地说：“比不上你长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发财的大好机会呀。”“那也得碰运气。弄不好，连老命都得赔上。你们不知道，共党红军可厉害哪！”史耀前看着眼前两个人，一个是精明强干，一个是强干精明，准是做生意的好手，自己既然想弃官经商，这样的朋友是要多交几个的，就是不知道可靠不可靠，于是又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有证件拿来看看。”大海回答道：“家乡不平静，回来接亲眷哪。”说罢，把证明递给史耀前，史耀前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兹有商界巨子胡荣华先生，由湖南回乡里接运亲眷，希沿途军警关卡，一律放行为盼。

证明上还盖有南昌“剿总”的关防大印。史耀前看完证明，问：“哦，府上是哪儿呀？”“就是南关过去二十里的枫树坪。”“枫树坪，还不到赤区。有特别通行证吗？”“正为这事发愁呢，长官，你看能不能帮个忙？”老何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带了多少钱哪？”史耀前也不含糊。“这

回带的不多，硬的只有千多块。”“唉，难哪！钱少了就不好办事儿。”史耀前嫌钱少，顾左右而言他，一边说一边眼瞅着桌上放的一个长卷子，长卷子的轴两端镶了两颗绿宝石，闪闪发光。史耀前好奇地问：“这是什么？”胡大海拿起长卷子，“哗”地一下展开，原来是一幅人物山水画：半山腰里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个老头在喝酒，手里端着杯子，眼睛却望着别处；题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空的地方盖了许多大小、方方圆圆的印章。画纸呈暗黄色，看起来象是一幅名贵的古画，其实是老何的杰作。

胡大海一边看一边压低嗓门对史耀前说：“不瞒长官说，今天拣了个大便宜。”史耀前一听大便宜赶忙问道：

“什么便宜？”大海说：“今天从街上过，一个小孩拿这画儿要我买，我接过一看，好家伙，是幅真正的宋画！问他要多少钱，他说是拣来的，随便给点就是。我给了他五块大洋，他高兴得不得了。”史耀前妒忌地说：“他怎么不高兴，一卷废纸换了五只洋。”

“废纸？哼，长官原来是个外行。实话说吧，我做过这种买卖，识得货。不相信，拿到大口岸去卖，一万块抢着要。”“别吹牛！”“好，信不信由你。来，喝酒。”……

第二天，史耀前起得很晚，吃过早点，照例在卡子上溜一趟。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迎上前来：“报告特派员，我们团长又来电话催军需了。”“孙副官，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军需有，就是没船装运。有什么办法！”孙副官用手一指说道：“河里不是有这么多船吗？”一提起这些船，史耀前就满腹牢骚，骂道：“这些鬼船都是跑下水的，一条也不

能动。它们走得比蜗牛还慢，又是搁浅，又是沉船，快到月底了，计划还没有完成一半，天知道是怎么搞的。”孙副官不爱听这些，表示不耐烦地说：“我们团长有命令，明天一定要将军需发出。否则，贻误军机，责任就重大啊！”“瞧吧。”史耀前不再理会孙副官，回头跟乔卞之扯了几句，就信步往街上走去。蓦见前面告示牌前围着一堆人，命勤务兵去瞧瞧。勤务兵回来报告说，是看一张寻找失物的招贴，赏格大洋三千块。史耀前不相信有这样值钱的东西，以为是勤务兵误报，便说：“什么大洋小洋，围剿时期，这样街头聚众，都给我轰走！”“报告特派员，是王翰林家丢了贵重东西。”一听王翰林三字，史耀前心里就老大不自在。他来南关口虽不久，当地豪绅富商却都争着投名拜帖，清酒送礼，巴结得跟王爷一样。唯独王翰林这老儿不买他的账，整天关在乡下府中摆弄他的古董书画，门都不出一步。要不是他龟儿子在南京混事，早就要敲他一杠子了。这会儿听说他丢了贵重东西，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油然而生。当即命令勤务兵把招贴撕下给他看，只见上面写着：

本府不幸遗失名画一卷，其特征这里不便详述，以防假冒。如有能使失物归还者，愿酬谢大洋三千块，一次现款付清，决不食言。

史耀前一边念招贴一边捶自己的脑壳：“该死，该死！到嘴的肥肉没咬住。完了！三千块白花边被人家弄去了。”他正在跺脚叹气，忽见面前有个年轻人，满脸愁容站着，便

问道：“这玩意儿是你贴的？”“王老爷叫我贴的。”“是不是画一个老儿喝酒？”“哎呀，是呀！”“今天有没有人去领赏？”史耀前紧张地等着回答。“没有，直到现在还没有。唉！我们老爷已经急得茶不思饭不想了。”年轻人说着，凑近了史耀前的耳朵边，“我家老爷活不长啦，这画是他的命根子、传家宝，一丢就要了他的命哪。”

史耀前不再问了，转身就走。急匆匆来到大海的房间。大海、老何二人正在“全神贯注”地算账，没有理会他的到来。他站了一会儿，喘息稍定，便说：“胡先生，忙哪。”胡大海并不热情地招呼道：“哦，史特派员，来，坐。”

“好，好。这个，这个，我想看看那卷画儿。昨天酒喝多了，没仔细看。不瞒胡先生，我也挺喜欢字画呢。嘿嘿，嘿嘿嘿嘿……”大海和老何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漫不经心地说：“一张废纸，没什么可看的。”史耀前一听急了：

“废纸？你有多少这样的废纸，五只洋一张，我全要。”

“长官，看看可以，别的要求就难满足啊。”老何象是打圆场，又象是堵后路。史耀前这一下急惊风碰到了慢郎中，耐不住了，“咔嚓”一声把皮包打开，问道：“你们不是要特别通行证吗？带了些什么东西？”老何答：“空船两只。”“船呢？”“马上就到。”“空船好办。要有违禁品就麻烦。”史耀前一边说一边写。写完后把一张特别通行证从存根上撕下，说道：

“咱们一张换一张，平等交易。”胡大海看到史耀前那副猴急的样子，便欲擒故纵地说：“史特派员，用这画换你那张纸，我吃亏呀。”史耀前一听很不高兴：“一张纸？老兄台，你太不识货啦。”“东家，既然长官这么热心肠，我看

就算了吧。”“好！还是何先生痛快。”史耀前十分感激老何的帮腔。“光一张特别通行证有什么用。路上这么不平静，我还说不定去不去呢。”大海说着话，眼睛瞄了瞄史耀前腰间挂的手枪。老何立即会意，忙说：“东家说的也是。兵慌马乱，没家没伙的，怕出风险哪。”“怕什么！你们做生意的人就是胆小。好，再给你这个。”史耀前果真从腰间解下手枪，连子弹带一齐放到大海面前。这手枪是他贪污来的，挂在身上就是为了拍卖，现在拿来做个“搭头”。大海装着不大愿意的样子说：“好吧，看史特派员的面子，我就勉为其难吧。”说罢，一手接过通行证，一手递过画卷。

史耀前迫不及待地抓住画卷往怀里塞，一边嘴里说“再见”，一边脚跟往后退，没留神门槛绊住脚，跌了个肚皮朝天。两只手还是紧紧地护住画卷，情愿让后脑壳在地下碰了个鸡蛋大的包。亏得勤务兵赶来，把他扶回房间去。史耀前定神想了一想：画已到手，姓胡的有两条空船，孙副官的军需没船运，正好。他关好房门拿起电话要稽查营：“乔营长吗？我是史耀前。从现在起，若有空船过卡子，不管有无通行证，一律扣住。唔。”……

老何等史耀前一回到房间，就轻声对大海说：“胡排长，快走！”“好。你和小杨留它一天打掩护，继续麻痹敌人，要小心谨慎。”“有了特别通行证，可以顺利通过白区，要抓紧时间赶路。”“好，再见！”“再见，路上小心！”说完，二人紧紧握手告别。

大海以侦察员特有的敏捷动作，来到泊船的地方，命令船工立即起锚开船。天气闷热，酝酿了一天的雷雨还是不打

算下，乌暗的浓云，沉重地悬在头顶，纹丝不动。船到卡子口，只见白匪军个个子弹上膛、刀出鞘，如狼似虎，凶焰嚣张。胡大海毫无惧色，从容亮出通行证。谁知乔卞之看都不看一眼，就说：“根据军事需要，你这两条船征用了。”大海心里一惊，敌人又要什么花招？沉着地问道：“凭什么？”乔卞之从皮包里掏出一纸总司令的命令，得意地说：“凭这个。”大海掏出“剿总”的证明反问说：“你们说话算数不算数？”乔卞之说：“怎么不算数？”胡大海抖了抖手里的证明，说：“证明不中用，通行证不通行，搞的是什么买卖！”乔卞之接过证明一看，哟，是“剿总”开出的，此人可能有点来头，便狡猾地说：“对不起，我是奉上级命令，公事公办。”大海正打主意，忽然一眼瞥见史耀前远远走来，后面跟着孙副官，便大声喊道：“史特派员！史特派员！”史耀前一走近，大海就带着责问的口气说：“老史，这通行证管不管用？”“管用呀。”“那为什么乔营长不让过？”乔卞之一听大海喊特派员“老史”，心里就嘀咕开了：好哇，看来你们是老交情，你姓史的做好人，叫我乔卞之做恶人，不行！便分辨说：“哎，话可得说清楚，可不是我不让过啊，这是——”史耀前生怕乔卞之这个草包说出是他的指使，连忙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孙副官眼看扣了两条船，十分高兴，正等史耀前拨给他用，忽听史耀前又说“商量商量”，便着急了，不等说完就插进去说：“史特派员，我们团长又来电话，今天可得一定……”胡大海看着这家伙猴急的样子，十分厌烦，就断然警告说：“史特派员，咱们大面上得亮得过去

啊！”史耀前象一头蒙着眼睛的驴子，晕头转向了。大海觉得不能在此久留，定睛看着孙副官，脑子里立刻出现一个大胆的计划，便问孙副官：“你装军需到哪里？”孙副官答：“西坑。”大海一听，暗叫一声好，就向史耀前说：

“我去枫树坪要经过西坑，就顺便送这位副官去吧！”史耀前一听，高兴得竖起大拇指，对大海说：“老胡，你可真够朋友！”说罢，就连声命令：“装船，装船！”孙副官快活得左一个立正，右一个敬礼，便一个劲地催着白狗子快装，直把那些白狗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船才装好。

史耀前正要命令开船，一个白匪兵气急败坏地跑来说：

“报报报告，船底有问题！”史耀前问：“什么？看看去！”大海一震：不好！敌人发现暗舱了。好个胡大海，急中生智，抓住敌人的弱点，大喊一声：“史特派员，这通行证我白买了。”史耀前一怔，怕在乔卞之面前漏了他私卖通行证的底，吓得赶忙封住大海的嘴：“老胡，你别别别……”乔卞之一看这情形就知道史耀前又搞了鬼，心里恼火没分到赃，想借大海的话追根究底。不料大海又岔进去说：“替孙副官装东西，我还买这通行证干吗？”乔卞之抢着问道：

“胡先生，你花——”“报告，不是船底有问题，是是是——”匪兵邀功，想报告清楚，但越急越含糊不清。乔卞之被他打断了紧要的问话，发火了，大喝一声：“混蛋，给我滚！”那匪兵见营长发这么大的脾气，以为又是他走私的东西，怕史耀前知道，就不敢再说了。这里胡大海还是一个劲儿地进攻：“史特派员，通行证你拿回去，把画还我。”史耀前听大海说出画来，越发心慌，急忙岔开：“话话话以后

